

# 愁邊青青

中光余



# 青青邊愁

余光中

純文學叢書

113

純文學叢書113

---

## 青青邊愁

---

定價95元

著者：余                  光                  中  
出版者：夏          林          含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  
          電話：3016464•3030161  
          郵撥帳號：0 0 0 5 3 3 3—1  
封面印製：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十一弄六號  
裝訂者：來          成          裝          訂          所  
          臺北縣中和市永和路七二巷十六號  
中華民國66年12月初版首次印刷  
中華民國74年4月初版第6次印刷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

•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目 錄

第一輯

不朽，是一堆頑石？

卡萊爾故居

高速的聯想

思臺北，念臺北

花鳥

沙田山居

尺素寸心

從西岸到東岸

一

一五

二九

三七

四四

五三

五五

六一

第二輯

雲門大關

壹

諾貝爾文學獎

陸

獨木橋與雙行道

柒

龍年迎龍

廿

哀中文之式微

八

雞犬牛羊

八

茱萸之謎

九

無物隔纖塵

九

詩魂在南方

廿

駱駝與虎

一〇

唱出一個新時代

一〇

——寫在「現代民謠創作演唱會」之前

「中國現代民歌集」出版前言

一〇七

民歌的常與變

一〇九

山中十日，世上千年

一一七

### 第三輯

從天真到自覺

一二三

誰來晚餐？

一二三

想像之真

一三九

評戴望舒的詩

一五七

聞一多的三首詩

一八七

新詩的評價

一九七

——抽樣評郭沫若的詩

論朱自清的散文

二二三

第四輯

廬山面目縱橫看

三三九

——評叢樹版英譯「中國文學選集」

山河歲月話漁樵

三六一

——評胡蘭成新出的舊書

天機欲覩話棋王

三六九

——張系國小說的新世界

山名不周

三七九

——寫在夏菁新詩集「山」出版前夕

閑道長安似弈棋

三八九

——「中國文壇近貌」讀後

離臺千日

三九七

——「青青邊愁」後記

## 不朽，是一堆頑石？

那天在悠悠的西敏古寺裏，衆鬼寂寂，所有的石像什麼也沒說。遊客自紐約來，遊客自歐陸，左顧右盼，恐後爭先，一批批的遊客，也嚇得什麼都不敢妄說。岑寂中，只聽得那該死的嚮導，無禮加上無知，在空廳堂上指東點西，製造合法的噪音。十個嚮導，有九個進不了天國。但最後，那卑微斷續的噪音，亦如歷史上大小事件的騷響一樣，終於寂滅，在西敏古寺深沉的肅穆之中。遊客散後，他兀自坐在大理石精之間，低迴久不能去。那些石精銅怪，百魄千魂的噤嘿之中，自有一種冥冥的雄辯，再響的噪音也辯它不贏，一層深似一層的陰影裏，有一種音樂，灰朴朴地安撫他敏感的神經。當晚回到旅舍，他告訴自己的日記：「那是一座特大號的鬼屋。徘徊在幽光中，被那樣的鬼所祟，却是無比的安慰。大過癮。大感動。那樣的被祟等於被祝福。很久，沒有流那樣的淚了。」



說它是一座特大號的鬼屋，一點也沒錯。在那座嵯峨的中世紀古寺裏，幢幢作祟的鬼魂，可分三類。掘墓埋骨的，是實鬼。立碑留名的，是虛鬼。勒石供像的一類，有虛有實，無以名之，只好叫它做石精了。而無論是據墓爲鬼也好，附石成精也好，這座古寺裏的鬼籍是十分雜亂的。帝王與布衣，俗衆與僧侶，同一拱巍巍的屋頂下，鼯息相聞。高高低低，那些嶙峋的雕像，或立或坐，或倚或臥，或鍍金，或敷彩，異代的血肉都化爲同穴的冷魂，一礦的頑塊。李白所說「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此地並不適用。在西敏寺中，詩人一隅獨擁，固然受百代的推崇，而帝王的墓穴，將相的遺容，也遍受四方的遊客瞻仰。一九六六年，西敏寺慶祝立寺九百年，宣揚的精神正是「萬民一體」。

西敏寺的位置，居倫敦的中心而稍稍偏南，詩人史賓塞筆下的「風流的泰晤士河」在其東緩緩流過，華茲華斯駐足流留的西敏寺大橋凌乎波上，在寺之東北。早在公元七世紀初年，這塊地面已建過教堂。一零六五年，敕建西敏寺的英王，號稱「懺悔的愛德華」。次年諾曼第公爵威廉北渡海峽，征服了大不列顛，那年的耶誕節就在西敏寺舉行加冕大典，成爲法裔的第一任英王。從此，在西敏寺加冕，成了英國宮廷的傳統，而歷代的帝王卿相高僧名將皇后王子等等，也紛紛葬在寺中，不葬在此地的，也往往立碑勒銘，以誌不忘。西敏寺，是一座大理石砌的教堂，七色的玻璃窗開向天國，至今仍是英國人每日祈禱的聖殿。但同時是一座石氣陰森陽光罕見的博物館，石槨銅棺，拱門迴廊，無一不通向死亡，無一不通向幽闇的過去。

對於他，西敏古寺不止是這些。坐在南翼大壁畫前的古木排椅上，兩側是歷代詩人的雕像，凌空是百呎拱柱高舉的屋頂，遠眺北翼，歷代將相成排的白石立像盡處是所羅門的走廊，其上是直徑廿呎的薔薇圓窗，七彩斑斕的薔瓣上，十一使徒的繪像，染花了上界的天光——這麼坐着，仰望着，恍恍惚惚，神遊於天人之際，西敏寺就是一部立體的英國歷史，就是一部，尤其是對於他，石砌的英國文學史。

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詩人之隅，他是屏息斂氣，放輕了脚步走進來的。忽然他已經立在詩魂蠢動的中間，四周，一尊尊的石像，頂上，一方方的浮雕，脚下，一塊接一塊的紀念碑平嵌於地板，令人落腳都為難。天使步躊躇，妄人踣莫顧，他低吟起頗普的名句來。似曾相識的那許多石像，逼近去端詳，退後來打量，或正面瞻仰，或旁行側望，或碑文喃喃以沉吟，或警句津津而冥想，詩人雖一角，竟低迴了兩個小時。終於在褐色的老木椅上坐下來，背着哥德斯密司的側面浮雕，仰望着崇高的空間怔怔出神。六世紀的英詩，巡禮兩小時。那麼多的形象，聯想，感想，疲了，眼睛，酸了，肩頸，讓心靈慢慢去調整。

最老的詩魂，是六百多歲的喬叟。詩人晚年貧苦，曾因負債被告，乃戲筆寫了一首諧詩，向自己的阮囊訴窮。亨利四世讀詩會意，加賜喬叟年俸。不到幾個月，喬叟却病死在寺側一小屋中，時為一四零零年十月二十五日。寺方葬他在寺之南翼，屍體則由東向的側門抬入。但身後之事並未了結。原來喬叟埋骨聖殿，不是因為他是英詩開卷的大師，或什麼「英詩之父」之類的名義

——那都是後來的——而是因為他做過朝官，當過宮中的工務總監，死前的寓所又恰是寺方所賃。七十多年後，凱克斯敦在南翼牆外裝置了英國第一架印刷機，才向寺方請准在喬叟墓上刻石致敬，說明墓中人是一位詩人。又過了八十年的光景，英國人對自己的這位詩翁認識漸深，乃於一五五六年，把喬叟從朱艾敦此時立像的地點，遷葬於今日遊客所瞻仰的新墓。當時的詩人名布禮根者，更爲他嵌立一方巨碑，橫於碩大典麗的石棺之上，赫赫的詩名由是而彰，其後又過百年，大詩人朱艾敦提出「英詩之父，或竟亦英詩之王」之說，喬叟的地位更見崇高。所謂寂寞身後事，看來也真不簡單。蓋棺之論難定，一個民族，有時要上看幾十年幾百年，才看得清自己的詩魂。

喬叟死後二百年，另一位詩人葬到西敏寺來。一五九八年的耶誕前夕，史賓塞從兵燹餘燼的愛爾蘭逃來倫敦，貧病交加，不到一月便死了。親友遵他遺願，葬他於喬叟的墓旁，他的棺木入寺，也是經由當年的同一道側門。據說寫詩用他的詩友，當場即將所寫的詩和所用的筆一齊投入墓中陪葬。直到一六二零年，杜賽特伯爵夫人在他墓上立碑紀念，可見史賓塞死時，詩名也不很隆。

其實盛名即如莎士比亞，蓋棺之時，也不是立刻就被西敏寺接納的。英國最偉大的詩人，死於一六一六年，却要等到一七四零年，在寺中才有石可託。一六七四年米爾頓死時，清教徒的革命早已失敗，在政治上，米爾頓是一個失勢的叛徒。時人報導他的死訊，十分冷淡，只說他是「

一個失明的老人，書寫拉丁文件維生」。六十三年之後，他長髮垂肩的半身像才高高俯臨於詩人之隅。

西敏寺南翼這一角，成爲名詩人埋骨之地，既始於喬叟與史賓塞，到了十八世紀，已經相沿成習。一七一一年，散文家艾迪生在「閔世小品」裏已經稱此地爲「詩人之苑」，他說：「我發現苑中或葬詩人而未立其碑，或有其碑而未葬其人。」至於首先使用「詩人之隅」這名字的，據說是後來自己也立碑其間的哥德斯密司。

詩人之隅的形成，是一個緩慢的傳統而且不規則。說它是石砌的一部詩史吧，它實在建得不够嚴整。時間那盲匠運斤成風，鬼斧過處固然留下了駭目的神工，失手的地方也着實不少。例如石像羅列，重鎮的詩魁文豪之間就繚繞着一縷縷虛魅遊魂，有名無實，不，有石無名，百年後，猶飄飄浮浮沒有個安頓。雪萊與濟慈，有碑無像。柯立基有半身像而無碑。相形之下，普賴爾 (Matthew Prior) 不但供像立碑，而且天使環侍，獨據一龕，未免大而無當了。至於謝德威爾 (Thomas Shadwell) 不但浮雕半身，甚且桂冠加頂，帷飾儼然，乍睹之下，他不禁啞然失笑，想起的，當然是朱艾敦那些斷金削玉冷鋒凜人的千古名句。朱艾敦的諷刺詩猶如一塊堅冰，謝德威爾冥頑的形象急凍冷藏在裏面，透明而凝定。謝德威爾亦自有一種不朽，但這種不朽不是他自己光榮掙來的，是朱艾敦給罵出來的，算是一種反面的永恆，否定的紀念吧。跟天才吵架，是沒有多大好處的。

詩人之隅，不但是歷代時尚的記錄，更是英國官方態度的留影。拜倫生前名聞全歐，時譽之隆，當然有資格在西敏寺中立石分土，但是他那叛徒的形象，法律，名教，朝廷，皆不能容，註定他是要埋骨異鄉。浪漫派三位前輩都安葬本土，三位晚輩都魂遊海外，葉飄飄而歸不了根。拜倫死時，他的朋友霍普浩司出面呼籲，要葬他在西敏寺裏而不得。其後一個半世紀，西敏寺之門始終不肯為拜倫而開。十九世紀末年，又有人提議為他立碑，為住持布瑞德禮所峻拒，引起一場論戰。直到一九六九年五月，詩人之隅的地上才算為這位浪子奠了一方大理石碑，上面刻着：「拜倫勳爵，一八二四年逝於希臘之米索朗吉，享年三十六歲」。英國和她的叛徒爭吵了一百多年，到此才告和解。激怒英國上流社會的，是一個魔鬼附身的血肉之軀，被原諒的，却是一堆白骨了。

本土的詩人，魂飄海外，一放便是百年，外國的詩客却高供在像座上，任人膜拜，是詩人之隅的另一種倒置。莎士比亞，米爾頓，布雷克，拜倫，都要等幾十年甚至百年才能進寺，新大陸的朗費羅，死後兩年便進來了。丁尼生身後的柱石上，却是澳洲的二流詩人高登(A. L. Gordon)。頗普不在，他是天主教徒。洛里爵士也不在，他已成爲西敏宮中的冤鬼。可是大詩人葉慈呢，他又在哪裏？

甚至詩人之隅的名字，也發生了問題。南翼的這一帶，鬼籍有多麼零亂。有的鬼實葬在此地，墓上供着巍然的雕像，像座刻着堂皇的碑銘，例如朱艾敦，約翰遜，江森。至於葬在他處的詩

魂，有的在此只有雕像和碑銘，例如華茲華斯和莎翁，有的有像無碑，例如柯立基和史考特，有的有碑無像，例如拜倫和奧登。生前的遭遇不同，死後的待遇也相異，這些幽靈之中，除詩魂之外，尚有散文家，小說家，戲劇家，批評家，音樂家，學者，貴婦，僧侶，和將軍，詩人的一角也不盡歸於詩人。大理石的殿堂，碑接着碑，雕像凝望着雕像，深刻拉丁文的記憶英文的玄想。聖樂繞樑，猶繚繞韓德爾的雕像。哈代的地碑毗鄰狄更司的地碑。麥考利偏頭側耳，聽遠處，歷史迂緩的迴音？巧舌的名伶，賈禮克那樣優雅的手勢，掀開的絨幕裏，是哪一齣悲壯的莎劇？

而無論是雄辯滔滔或情話喃喃，無論是風琴的聖樂起伏如海潮，大理石的聽衆，今天，都十分安寧，冷石的耳朵，白石的盲瞳，此刻都十分肅靜。遊客自管自來去，朝代自管自輪替，最後留下的，總是這一方方、一稜稜、一座座，堅冷凝重的大理白石，日磋月磨，不可磨滅的石精石怪永遠崇着中古這廳堂。風晚或月夜，那邊的老鐘樓噹噹敲罷十二時，遊人散盡，寺僧在夢魘裏翻一個身，這時，石像們會不會全部醒來，可驚千百對眼瞳，在暗處髮髮復眈眈，無聲地旋轉，被不朽罰站的立像，這時，也該換一換腳了。

因爲古典的大理石雕像，在此地正如在他處一樣，眼睜睜而無瞳如盲。傳神盡在阿堵，畫龍端待點睛。希臘人放過這靈魂的穴口，一任它空空茫茫面對着大荒，真是聰明，因爲石像所視不是我們的世界，原不由我們向那盈寸間去揣摩，妄想。什麼都不說的，說得最多。倚柱支頤，莎翁的立姿，俯首沉吟，華茲華斯的坐像，朱文敦的儒雅，米爾頓的嚴肅，詩人之隅大大小小的石

像，全身的，半身的，側面浮雕的，全盲了那對靈珠，不與世間人的眼神灼灼相接。天人之間原應有一堵牆，那怕是一對空眶。

死者的心聲相通，以火焰為舌，

活人的語言遠不可接。

所以隱隱他感到，每到午夜，這一對對僞裝的盲睛，在暗裏會全部活起來，空廳裏一片明滅的青燐。但此刻正是半下午，寺門未閉，零落的遊客三三兩兩，在廳上逡巡猶未去。

也就在此時，以為覽盡了所有的石魂，一轉過頭去，布雷克的青銅半身像却和他猛打個照面！剛強堅硬的圓頭顯光光，額上現兩三條紋路像鑿在絕壁上，眉下的巖穴深深，睜，兩隻可怖的眼睛，瞳孔漆漆黑，那眼神驚愕地跳出去，像一層層現象的盡頭驟見到，預言裏駭目的遠景，不忍注目又不能不逼視。雕者亦驚亦怒，銅像亦怒亦驚，鼻脊與嘴唇緊閉的稜角，陰影，塑出瘦削的頰骨沉毅的風神。更瘦更剛是肩胛骨和寬大的肩膀，頭顱和頸項從其上挺起矗一座獨立的頑崗。先知就是那樣。先知的眼睛是兩個火山口近處的空氣都怕被灼傷。惶惶然他立在那銅像前，也怕被灼傷又希望被灼傷。於是四周的石像都顯得太馴服太乖太軟弱太多脂肪，鎖閉的盲瞳與盲瞳之間唯有這銅像瞋目而裂眚。古典脈脈。現代眈眈。

銅像是艾普斯坦的傑作。千座百座都兢兢仰望過，沒一座令他悻悻震動像這座。布雷克默默奮鬥了一生，老而更貧，死後草草埋彭山的荒郊，墓上連一塊碑也未豎。生前世人都目他爲狂人，現在，又追認他爲浪漫派的先驅大師，既歎其詩，復驚其畫。艾普斯坦的雕塑，粗獷沉雄出於羅丹，每出一品，輒令觀者駭怪不安。這座青銅像是他死前兩年的力作，那是一九五七年，來供於詩人之隅，正是布雷克誕生的兩百週年。承認一位天才，有時需要很久的時間。

詩人之隅雖爲傳統的聖地，却也爲現代而開放。現代詩人在其中有碑題名者，依生年先後，有哈代，吉普林，梅士菲爾，艾略特，奧登。如以對現代詩壇的實際影響而言，則尙有布雷克與霍普金斯。除了布雷克立有雕像之外，其他六人的長方形石碑都嵌在地上。年代愈晚，詩人之隅要供置石像便愈少空閒，鬼滿爲患，後代的詩魂只好委屈些，平舖在地板上了。哈代的情形最特別：他之入葬西敏寺，小說家的身份恐大於詩名，同時，葬在寺裏，是他的骨灰，而他的心呢，却照他遺囑所要求，是埋在道且斯特的故鄉。艾略特和奧登，死後便入了詩人之隅，足證兩人詩名之盛，而英國的政教也不厚古人而薄今人。奧登是入寺的最後一人。他死於一九七三年九月，葬在奧地利。第二年十月，他的地碑便在西敏寺揭幕，由桂冠詩人貝吉曼獻上桂冠。

下一位可輪到貝吉曼自己？奧登死時才六十六歲，貝吉曼今年却已過七十。他從東方一海港來喬叟和莎翁的故鄉，四十多國的作家也和他一樣，自熱帶自寒帶的山城與水港，濟慈的一箋書，書中的一念信仰，豈彥個儻要仔細參詳。七天前也是一個下午，他曾和莎翁的詩苗詩裔分一席



講壇；右側是白頭怒髮鷹顏變然的史班德，再右，是清瘦而易慍的羅威爾，半被他擋住的，是貝吉曼好脾氣的龍鍾側影。羅威爾是美國人，雖然西敏寺收納過朗費羅，亨利·詹姆斯，艾略特等幾位美國作家，看來詩人之隅難成爲他的永久戶籍。然則史班德的鷹隼，貝吉曼的龍鍾，又如何？兩人都有可能，貝吉曼的機會也許更大，但兩人都不是一代詩宗。史班德崛起於三十年代，一度與奧登齊名，並爲牛津出身的左翼詩人。四十年的文壇和政局，塵土落定，憤怒的牛津少年，一回頭已成歷史——出征時那批少年誓必反抗法西斯追隨馬克斯，到半途摧摧馬蹶壯士齊回頭，遙揮手，別了那眩目而不驗的神。The God That Failed——奧登去花旗下，作客在山姆叔叔家，佛洛伊德，祈克果，一路拜回去回到耶穌。戴路易斯繼梅士菲爾做桂冠詩人，死了已四年。麥克尼斯做了古典文學教授，進了英國廣播公司，作古已十三載。牛津四傑只剩下鶩鶩這一人，老矣，白髮皚皚的詩翁坐在他右側，喉音蒼老遲滯中仍透出了剛毅。四十年來，一手揮筆，一手麥克風，從加入共黨到訣別馬列，文壇政壇耗盡了此生。而繆思呢是被他冷落了，二十年來已少見他新句。詩名，已落在奧登下，傳誦衆口又不及貝吉曼，史班德最後的地址該不是西敏寺。詩人之隅，當然也不是繆思的天秤，銖兩悉稱能鑑定詩骨的重輕，裏面住的詩魂，有一些，不如史班德遠甚。詩人死後，有一塊白石安慰荒土，也就算不寂寞了，有一座大教堂崢嶸而高，廣蔽歷代的詩魂把栩栩的石像縈繞，當然更美好，但一位詩人最大的安慰，是他的詩句傳誦於後世，活在發燙的唇上快速的血裏，所謂不朽，不必像大理石那樣冰涼。